

■散 文

放野之美(三题)

□老 臣

野葵花

几场春雨过后,漫山遍野的果树花儿落去,坐牢了果实,田里的庄稼都播种完成,长出一垄垄的绿来。这时候去果园和农田,才会有人发现路边沟畔的那些野葵花。它们的生长速度过快,其他的花草磨磨蹭蹭不离开地面,这些野生的向日葵已经及时地伸展腰肢,展出巴掌大的叶片。远处一看,颇有鹤立鸡群的样子。

正巧有谁走过,没有急活等着去干,或者劳动之余还有剩余的力气,就会在哪株野生的向日葵边停下来,用锄头给它松土,顺便把周边的杂草铲除。若赶上附近有牛、马、驴、骡拉下的粪便,会捡了起来,随手给它施肥。而这些被认养了的野向日葵,从此便有了主人。牧羊人经过时,为了免于牲畜的刚蹭,还会找来几枝酸枣刺,给它们围一个小小的栅栏。

于是,山地之间,远远近近会有许多野生向日葵名花有主。它们得到特别的呵护,比那些杂草荆棘生长得快多了。经过几场透雨之后,突然之间就在临近秋天的时节张开金色的圆盘大脸来。因为没有谁争夺阳光和养分,它们枝干粗壮,骨节粗大。滚圆的脸盘笑呵呵的,像极了村庄里那些健康的姑娘。

但那时正是秋忙,也许会有认领的主人在它们身边停一下,但已经无须为它施肥和护理。它们也就凭着性子生长。有的因为授粉时不均匀,会分蘖出许多枝杈,长出十几个头来,这样的花盆瘦小,籽粒也短小干瘪。不过,主人并不怪它,任由它举着花盆,乐呵呵地迎着太阳,看天空的白云苍狗。

果园里的果实被摘下来,田野里的庄稼收割完毕,被喂饱的马儿拉进村庄。野地里的向日葵也终于成熟,垂下一颗颗硕大饱满的头颅。

认养的人们来了。他们有的把花盆砍下来,挂在屋檐下,吃的时候再取下来,剥离籽粒,因有花盆的水分护着,吃起来籽粒格外厚实;有的干脆现场把籽粒剥脱下来,留着那些高大的身躯,悬着硕大的葵花盘,望望日渐远去的秋色,直到漫天飞扬起洁白的雪花。

哦,每个采摘葵花的人都不会忘了一个动作,那就是随手在野葵花周边的野地撒一把籽粒,细心的人还会用脚把籽实踩进土里。蚂蚁们此时已备好冬粮,野兔们有遍野的剩余秋粮,不屑于在草缝里找寻这些硬壳呵亮的花籽,任由它们在风中掩入土里。这样,来年,漫山遍野又会开出金黄的葵花。

冬闲的时候,各家各户的门缝里,都会飘出炒野葵花籽的香味。这些经过风吹、雨打、日晒的野孩子,给寂寥的乡村带来了格外的喜气,让每一个日子,都成为有零食的节日。

野香瓜

那一带山区以前是没有香瓜的。清苦的日子,承受不住香甜;物资匮乏,香瓜对于产粮不多的贫瘠土地,是一种奢侈的食物。

不过,知识青年从城市里吃了香瓜,把瓜瓢也吃了,没来得及消化就到了乡村。正巧在哪一处沟膛里随便,没有被消化的瓜籽混在土里,来年春天发出芽,长成几棵苗来。

香瓜花淡白色,有些小,混在杂草里不引人注目。结成瓜时,也不过几个青蛋蛋,并没有谁从混迹的杂草中发现它们。

有一天,草丛中飘出了一股异香,有人寻香索迹,顺藤摸瓜,揪出一串黄色的香瓜来。

但村里的成年人是不屑一顾的。因那个长瓜的地方,是田间劳动时的公厕。来路不明的香瓜,怎好轻易去品尝?便都忍着脸看。

知识青年们被苦日子熬得蚂蚱都烤成大餐,虽也知道瓜秧生长之地有便溺的遗迹,还是奋不顾身,并保有孔融让梨的气节,把香瓜分而食之。

而后,更多没被消化的瓜籽随便散落长于田野。野香瓜一年比一年多起来……

村里人实在受不了瓜香的诱惑。瓜熟时节,也嗅着香味,顺藤摸瓜。看见未熟的青瓜时,还会做个记号,巧妙隐藏一下,宣示此瓜有主。

逐渐,村里人便不再介意香瓜种子的出处……

有聪明的农夫吃瓜时,留下瓜瓢,淘洗籽粒,阳光下晾干,保留下来。来年春天,在院子里找块闲地,或者在菜园里的角落,播种下去,并把剩余的瓜种散发给左邻右舍。仲夏时节,村庄里便家家都洋溢香味。

但种出来的瓜,就是没有野香瓜的味儿纯。

也许正因为野香瓜的来路太过顺其自然,属于绿色食品……

花姑娘

花姑娘不是说山野间婀娜的村姑,指的是那些来自异乡的水蛇。

花姑娘是随雨季的洪水,来到这座叫下洼地的村庄的。村庄倚河而居。河是季节河,上游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堰塞湖,下游是一座人造的水库。平日里上游的河床中晾晒着圆滚滚的鹅卵石,房子般大的,碾盘大的,书包大的,足球大的。洪水奔腾而来之时,它们皆成浪花和泡沫的创造者,浪声咆哮,喧嚣,河也被称为响水河。这样一条湍急的流水,途经下洼地这片小平原时,却波息浪止,变成一洼巨大的水泊。

水面平缓,从上游湖泊被裹挟而下的水生动物,从下游水库溯河而上的各种浑水鱼虾,到了下洼地这里,全都缓过神来,虾腾鱼跃,成了会师的地界。

涨水的日子,村庄变成汪洋。矮棵作物的地瓜、土豆淹没,无影无踪。玉米、高粱只剩一些纓穗,随水波漾动。个别人家已被大水封门,倒了院墙,丢丢了牲口。但是,村庄里的人们却都欢乐无比。

——因为这几天他们都变成了渔民。

捕捞的渔具,有筐箩,荆条筐。粪叉临时变成渔叉。抄鱼捞虾的网,许多是窗上的纱布改造的。水是过路的,湍流在下洼地停留不过几天,因此人们不会放弃捕捞的机会。

洪水说来就来,说去就去。汛汛随大水退去。下洼地

少儿文艺



插图·恒三

留下满地污点,但户户飘着鱼虾香。

花姑娘们却没有随流水退去。它们有的从上游冲来,攀着树枝顺流而下,或被柴火映的泡沫裹挟;有的从下游上来,为的追赶食物。

大水淹没之时,各种灰鼠、田鼠等小动物,还有蚂蚱、蝻蚰儿等昆虫,都成了失去家园的难民。大水过后,田里各种来路的野鼠成灾,蝻蚰成群,成了花姑娘追逐捕食的对象。

花姑娘们纤细的腰肢个个变得粗壮时,花生田里不见了鼠影,豆枝上消失了尖刺的蝻蚰儿。

秋风变得越来越尖锐。水洼里的水干涸了,卷起了泥卷,已不再适合花姑娘们居住。

村庄里的人们此时便开始捕蛇,从院子里,从田地中,从剩余的泥坑里。男女老少全出动,一条条捕捉,把它们放到十字路口几个巨大水槽里。

那水槽原来是给牲口饮水用的。花花绿绿的水蛇,被倒在水槽里洗过,再放到地上。它们有的爬到北边路口的水洼,那是上游的方向,便被认为家在上游的湖里;它们有的爬向南边,便会被认为家在下游的水库;那些不知所措的花姑娘,会被孩子们随意选择返乡的方向。不知道这种分类是否科学,反正村庄的人们有史以来都是这么做的。

花姑娘们最后被分别放在抬筐里,由精壮的汉子抬着,沿着河道,上下分别而去,放下到各自的 water。

当然也有花姑娘们在下洼地安家,来到各户的院落,找到墙窟,屋檐等栖身地。她们无毒无害,与村庄和平相处,被各家养护起来。

秋阳暖暖的日子,村庄里会不时发出惊喜的叫声:“喂,张家婶子,你家的花姑娘在石板上晒太阳,长得真漂亮!”

“喂,李家闺女,你家的花姑娘细腻得像丝袜。”

那声音,仿佛谁家七巧节这天,刚刚娶到了新娘。

想去天堂的孩子

□胡继风

不等爸爸从苏州回来,就可以见到爸爸了!壮壮已经很久没见过爸爸了,壮壮太想爸爸了!

壮壮记得,爸爸是去年秋天,自己刚升入二年级的时候,跟小胡庄上的福顺叔叔一起到苏州去的;现在都是今年的5月底了,也就是说,壮壮的二年级马上都要读完了,都要升入三年级了,爸爸还是没有回来。

爸爸舍不得回来,爸爸说回来不但要花路费,还耽误工钱呢。

爸爸是亲口跟壮壮说这些话的。

爸爸跟壮壮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是头年。那时候,跟爸爸一起去苏州打工的福顺叔叔都回来了,回来过年了,可是爸爸却没有回来。

爸爸只是让福顺叔叔带了300块钱回来。

这让壮壮非常失望,甚至都有些恨爸爸了:人家爸爸都能回来,为什么自己的爸爸不能回来呢?难道他不想跟壮壮还有妈妈和爷爷一起过年吗?难道他不知道壮壮有多么想他吗?

难道他真的像庄上婶娘们下唬自己那样,不要壮壮,还有壮壮的妈妈了吗?

就在壮壮这样胡思乱想伤心欲绝的时候,那天晚上,也就是除夕的前一天吧,德高老爹忽然打着手电筒,气喘吁吁地跑到壮壮家来了。

德高老爹说:“壮壮,快跟我走,你爸喊你呢。”

壮壮猛一听这话就蒙了,还以为是爸爸真的回来了呢,壮壮就噌的一下站了起来,问:“我爸爸呢?”

德高老爹就笑着对壮壮的爷爷仝老爹说:“你看这孩子,想丰收都快想迷糊了。”

丰收就是帮丰收,壮壮的爸爸。

然后,德高老爹又对壮壮说:“壮壮,你爸没回来,还在苏州呢,他是叫你过去听电话的。”

壮壮一下子就明白了!

德高老爹60多岁,在小胡庄村口上开了一家小商店,经营些油盐酱醋、烟酒茶糖之类的日常用品。也就是前年吧,为了多一点收入,德高老爹又在小商店里装了一部水红色的电话机,专门给庄子上大多数没装电话的人家打进打出。

打电话收钱是应该的,而且要稍微多收一点;不过这接电话就不好收了,都乡里乡亲的,收了钱是抽人家嘴巴,也是打自己脸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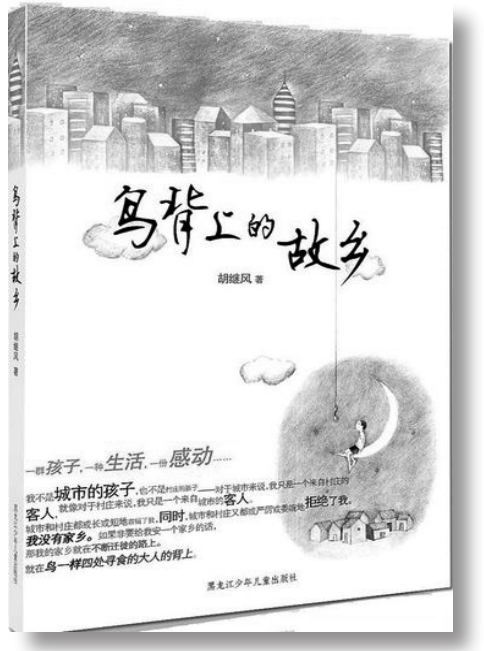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接电话免费。

谁想到,电话装上了,钱没挣上几个,倒把个德高老爹给忙坏了:庄子上人疼痛病,很少有人往外面打的;倒是在外面的人牵挂着家里,时常会有人把电话打回来。

他们通常是这样的:先打一个电话到德高老爹的小商店里,请他去找谁谁谁,然后咔嚓一声就把电话挂掉了。

德高老爹就火烧火燎地出去找人。

等德高老爹一头汗水地把要找的人给找来,



那边的电话差不多正好又打进来了……

不过也不能说德高老爹这腿是白跑的,因为德高老爹追着跑着,就把自己在小胡庄的威信给跑出来了,也把自己的好人缘给跑出来了:德高老爹小商店里的货物卖得比从前多了许多,甚至还出现了几次脱销的喜人局面呢。

所以,德高老爹对找人这差事都有些乐此不疲了。

可是,德高老爹却从来没朝壮壮家跑过。壮壮的爸爸丰收是个节俭的人,他把打电话的钱都省下来寄回家里。

现在要不是马上就过年了,他也许连这个电话也不会打来……

壮壮高兴坏了,忙不迭地往村口德高老爹的小商店里跑,以至于把德高老爹都甩在身后。

以至于跑到小商店里又等了好一会儿,德高老爹的电话才丁零零地响起来。

“壮壮,我是你爸爸。”

当壮壮有些颤抖地抓起那个水红色的话筒时,耳边传来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。

壮壮突然很想哭。

不过壮壮是个懂事的好孩子,壮壮使劲把那快要窜出来的哭给憋回去了。

壮壮说:“爸爸,人家的爸爸都回来过年了,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啊?”

爸爸说:“现在春运,车票都涨价了,回去一趟的花费差不多够你一学期学费呢;再说,工地上虽然放了年假,可我留下来看材料,照样还能挣几个钱。”

壮壮一下子就原谅了爸爸。

爸爸说:“壮壮,我托福顺叔叔带300块钱回去,带到了吗?”

壮壮说:“带到了,给爷爷了。”

爸爸说:“过年了,告诉爷爷多割几刀肉,再给你添一身新衣服,干万别节省,我之所以不回家过年,还是为了你和爷爷还有妈妈能把年过得好一点吗?”

壮壮强忍着嗓子里的哭,说:“噢。”

刚刚走在路上,听见一位妈妈对她的小朋友说:“泥巴,脏!”

泥巴,脏吗?我认真想了一遍。每天,我们或许都在做着这样的事:将手上的泥巴洗去,把屁股上的泥巴拍掉,将裤腿上的泥巴抖落,把头发上的泥巴甩掉。如果一个人从头到脚没有一点泥巴,我们会称赞一句:干净!

反之,见到一个从头到脚都是泥巴的人,第一感觉便是:不干净!相信每一个真正的城市人都会这样认为:“这个人该换件衣服了!这个人该洗一洗了!”

是的,城市嘛,城市就应该将路上的泥巴扫掉,把栏杆上的泥巴擦掉,讲究一点的地方,就算是盆栽的叶子,也要透亮透亮的,不能有泥巴。

因为我们在城市,所以,离泥巴远了。我们离泥巴远了,就和泥巴陌生了。我们和泥巴陌生了,就渐渐误会泥巴了。所以,有妈妈会对她的小朋友说:“泥巴,脏!”我也是一位妈妈。

不过,我是在泥巴里长大的妈妈。

小时候,我的老家在乡下,到处是泥巴,甚至我舅公的房子也是用泥巴做的土屋。泥巴,它时刻填充在我的周围,就像我的邻居,我的同伴,我的秘密收集者。

初中毕业后,我剪去了长头发,换上了新裙子,穿上新凉鞋,父亲要把我送到大城市里去读书。在大巴车上,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,向下腰,擦掉了我鞋底上的泥巴。车窗边,迎着阳光扬起脸来的女孩,她已经在老家的泥巴地里长到了14岁,就像一棵青翠的莴苣。

从此以后,我待在了城里,踩着干净的街道,满眼是修葺得整整齐齐、被草皮覆盖、看不到泥巴的花园,空气里不再是泥巴味儿,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叫得出名字或叫不出名字的香水味儿。

16年过去了,我比一个城里人还像城里人,每天过着忙碌、快节奏的生活。只是,当一些特殊情况出现时,我就暴露了“乡下人”的特质;和朋友去踏青,我能叫出一大堆野生杂草的土名;在植物园,我不用听讲就知道,怎样才能种活一棵树;与一群富二代聊天,我总像个姥姥似的,语重心长地纠正:“错了错了,核桃不是长在土里的”,“花生不是结在树上的”!

我不是娇滴滴的城市“家庭主妇”,也从不在灯火辉煌的超级市场买菜。每天一大早,我像个早起农民,满怀期待地冲进农贸市场。和那些产自大棚的精品蔬菜不同,这里是少有的田园蔬菜,每一簇菜都用稻草捆扎,叶片上沾着露水,根须上裹着泥巴,有的还被虫子咬过几口。择菜时,我会将一把菜根在阳台上的空花盆里抖一抖,日子久了,花盆里积了大半盆泥巴。而有一天,让我惊喜不已的是:这个花盆里竟然长出一些小菜苗和嫩嫩的杂草!它们的存在,让我的空花盆绿意盎然,充满了生机!

我终于明白了,为什么我会站在一根长满羽毛毛叶子的大树下不想离开,为什么看到草叶上的一颗露珠会久久为之动容,为什么会如此怀念草木与泥巴的清香。

因为,我是在泥巴里长大的。

泥巴,它孕育了所有,却从不占有;它知道所有,却永远沉默。我们活着的时候,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它,有一天,当我们死了,接纳我们的还是它:泥巴。

我不想歌颂泥巴。我只会认真地告诉儿子——没有泥巴,就什么也没有。

爸爸问:“壮壮,你爷爷好吗?你妈妈最近怎样?他们都和原来一样吗?”

壮壮说:“爷爷和妈妈都和原来一样,都很好。”

爸爸说:“那我就放心了。壮壮,爷爷老了,妈妈脑子又不好,你已经10岁了,已经是一个孩子了,除了把学习成绩搞好之外,还要懂事,要知道照顾爷爷和妈妈。”

壮壮都答应了。

爸爸说:“壮壮,我要把电话挂掉了,现在是长途,在公共电话亭里,跟你说一分钟差不多等于丢两个鸡蛋呢,我不能再跟你说话了。”

壮壮哽咽了,壮壮说:“爸爸,我想你。”

爸爸说:“噢……别想我,我有什么好想的呢,再说,等到哪一天实在找不到活干的时候,我就回去了,就和壮壮天天在一起了……”

爸爸又对壮壮交代了几句,就把电话咔嚓挂掉了。

爸爸挂掉电话好一会儿,壮壮才把德高老爹那个水红色的话筒放回座位上。

而且,当壮壮走出小商店,走进外面无人能看见的黑里时,终于忍不住让嗓子眼里的哭跑了出来……

后来,壮壮就按照爸爸交代的那样,在学校里又听话又刻苦,在家里又勤快又懂事。

可是壮壮一直都是又听话又刻苦,又勤快又懂事的,只不过听了爸爸的嘱咐之后,壮壮做得比从前更上心更仔细了。

可是,爸爸的嘱咐壮壮也不是全部都能做到了。

比如:不想他。壮壮不可能不想爸爸。

爸爸都走了大半年了,壮壮怎么可能不想他呢?

不仅想,而且非常想,变本加厉地想。

不知怎么的,每当壮壮想爸爸的时候,壮壮的眼前都会出现一幅画:一轮弯月斜挂在天边,一条小船停靠在岸边;

远处的水面上是几点昏黄的灯火,近处的陆地上是一座模糊的寺庙。

这是壮壮语文课本里的一幅插图。为一首古诗做的插图。

壮壮能完整地把背诵下来这首古诗,是这样的:《枫桥夜泊》,张继,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,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

同学们,姑苏,指的就是现在的苏州。在讲解这首古诗的时候,老师这样说。

也就是我爸爸打工的地方。壮壮在心里对自己说。

老师又说:同学们,苏州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,俗话说,上有天堂下有苏杭,这里的苏,指的就是苏州,意思是说苏州简直就和天堂一模一样……

实在想爸爸的时候,壮壮就抬头看天,想看见天堂的样子,和天堂里爸爸的样子。

可是壮壮根本看不见天堂。

天堂太模糊了。

再后来,连爸爸也模糊了,也像天堂一样模模糊糊了……

《《鸟背上的故乡》,胡继风著,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》

—

■书 摘

和天下所有的村小一样,桃园小学坐落在桃园村村委会的旁边,三排房子,一个操场,被一圈不高不矮的墙头围成了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。院子里有6个班级,同时也是6个年级,一共300不到的学生,20不到的老师。

非常普通。

可是,就在5月过去了一多半的时候,非常普通的桃园小学里,忽然来了一个很不普通的人。

这个很不普通的人叫做张卫东,是市区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。

张总40出头,在市区开发了好几幢住宅楼,而且幢幢都卖得不错,已经赚了好多钱了,算得上是一个成功人士了。像所有的成功人士一样,张总也想花点小钱,搞点社会慈善事业,做点好事,一来宣传一下公司的形象,为下面挣更多的钱做准备,二来也扩大一下自己的影响力,提升一下自己在社会上的知名度。

现在是5月底,马上就六一儿童节了,张总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孩子们。可是这钱要怎么花才与众不同呢,才能具有轰动效应,引起人们注意呢?认领两个贫困生?太老套了;送两台电脑或者一车篮球、书包、花衣服什么的到学校去?太陈旧了……

张总坐在他豪华的经理室里,皱了一会儿眉头,有办法了。

现在农民工不是挺热的嘛,全社会不是非常关注农民工嘛,那好,咱与时俱进,就从农民工下手,在六一儿童节那天,组织一帮留守儿童在农村的孩子到城市里去,到他们父母打工的城市去,让他们骨肉团圆!

可是这是一个劳务输出的大市,全市500万人口,有450万是农民;而这450万农民中,又有200多万常年在外打工——留守的孩子多得是,可是要从他们中间组织起一帮来,还真是老虎吃刺猬,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呢。

张总皱着眉头又想了一会,忽然想到了距离市区百里之外的某某县某某乡桃园村。

因为桃园村是张总的故乡,那里到现在还有张总家的祖坟呢,张总从那里挑选孩子,不仅有些回报桑梓的意思,而且还能起到光宗耀祖的作用。

真是一箭双雕啊。

张总亲自驱车回故乡,到桃园村走了一趟。

张总的到来可把桃园小学的王瑞良校长乐坏了: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,可现在这馅饼不就硬邦邦香喷喷地从天上掉下来了嘛!

不过,桃园小学接近300个学生里,倒有200来个家长是在外面打工的,有的父母还是“双职工”;而且,他们打工的城市也各不相同,东西南北,遍地开花。

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出去,让他们都和亲人团聚团聚,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张总和王校长一商量,最后决定选择有代表性的20个学生,送到苏州去。

之所以要选择去苏州,有两个原因:一是在这所小学里,有上百个学生的家长在苏州打工,苏州是桃园村外出民工聚集地之一,家长容易召集,同时也容易搞出话题;二是苏州是个好地方,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,要送就要把孩子们送到天堂去玩一玩,耍一耍。

活动的一些细节和行程都安排好了:六一当

当壮壮知道这个消息之后,简直高兴坏了,

壮壮头脑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:好了,我可以见到爸爸了!